

我与  
十堰日报的故事

开栏语

1950年7月1日,《十堰日报》的前身《郧阳报》正式创刊。到2025年7月1日,《十堰日报》将走过75周年的历程。为纪念《十堰日报》创刊75周年,十堰日报编辑部举办“我与十堰日报的故事”征文活动。自活动启动以来,我们陆续收到热心读者的踊跃投稿,即日起,我们将精选佳作,在“我与十堰日报的故事”专栏刊发,一同在这些饱含真情的作品中,聆听那些书卷往来、精神相依的故事,重温那份与《十堰日报》同行的难忘岁月!

## 报之缘,情未了

■ 蔡远福

75年风雨路,75载兴与荣。一份份,或黑白素淡,或五彩斑斓,《十堰日报》像是从时光隧道飘来的一片片云,勾连了古今、贯穿了中外、接通了天地、融汇了时空。

《十堰日报》在我生命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,丰富和承载着我的精神史和心灵史。上世纪70年代初,我退伍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广播电视台主持兼编辑,这份工作使我有幸接触到《郧阳报》等十种报纸。我一边读着报纸上的新闻,一边开始写出自己真诚、幼稚的“豆腐块”稿件,懵懂也喜悦地爱上了阅读与写作。可以说,报纸尤其是《郧阳报》,是我写作的引路人。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,它是一本帮我学习新知识、提升新闻写作水平的教科书,扩充了我的视野,激活了我矢志不渝的文字梦想。

机缘巧合,上世纪90年代初,我被调到十堰日报社做了一名报纸编辑。当我走进编辑部,看到办公桌上盈尺高的稿件,其他同仁正认真地修改、仔细地勾划的场景,我对报纸编辑不由得肃然起敬。后来我又接触到各行各业的通讯员,每当收到他们的稿件,我总会欣喜不已。看到他们的作品经过我的精编最后登在了报纸上,我亦有一种莫名的成

就感和幸福感:很幸运能在那段岁月里充当一名文字“裁缝”。这时,我陡然想到我国出版界先辈罗竹风先生,在1962年5月6日《文汇报》上发表的《杂家》一文中,谈了一通社会分工必须有“编辑”的观点:“得天下之妙文而先欣赏之,在诸多文稿编辑出版过程中,既开阔眼界,又增长见识,更能发掘宝藏、培育人才,有利于人类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积累与传播,那自然是编辑同志的一大乐事了。”

报纸作为“舆论”的一部分,是内容为王的行业,有着鲜明价值观和基于社会公信力的独特精神与品质追求。记得1998年10月份,时任社长杨亭荣安排给我一项紧急任务,要求写一篇直面现实、明辨是非、激浊扬清的署名文章。后来,这篇题为《要有公民意识》的署名文章一经刊出,便广受好评,有人来电“润物无声三春雨”,表示要做一个求是去非、扬善抑恶、向美背丑的好公民。读者的点滴评点,于我都是莫大鼓励,铭感五内。

由读者到通讯员再到专职编辑,我始终谨记现代著名新闻人严独鹤“报人的本分是清、慎、勤”的“三字诀”;我也牢记老报人、参加过北京《国民公

报》编辑工作的孙伏元先生“作者堪称编者的衣食父母”的谆谆教诲。犹让我难以忘怀的一位作者是通讯员夏德彰。因为热爱,他坚持投稿35年,初心不改。记得在一个雪花飘舞的冬日,我正在编辑部大厅编校样报,81岁高龄的夏德彰突然出现在我面前,一双冻得通红的手颤巍巍地递过来一篇手写的新闻稿。后来,我在编这篇来稿的时候,感慨之余,内心涌出一个念头:善待自己的作者与读者当是良知本真使然。后来,在“纪念夏德彰新闻写作35周年暨庆祝获评功勋通讯员”座谈会上,他说了一句话:报纸是我的精神家园,这世上有谁不爱自己的家园呢?在长期与作者和读者的交往中,我充分感受到了他们的博学、热忱与谦和,他们也从报纸的文字里、感受到编者的认真与负责、使命与情怀。

长期的办报实践与写稿相辅相成,相得益彰。自己写作才能感知作者甘苦。在我收集的报纸中,很多是刊发了我的文章的剪报,虽已泛黄,但仍然保留了那个年代的风格和气质,成为我生命中一种特别的情感符号。用充满思辨、哲理、机趣的文字为社会做点思想深化和潜移默化的工作,为新时代、新

发展做点鼓与呼的工作,作为媒体人,我引以自豪。

这几十年来,我与《十堰日报》有着根深蒂固的情结,我对她充满感激与感恩。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、掰不开揉不碎的血肉粘连般的情愫。从结缘她直至职业生涯结束,仅在我供稿的这份报纸上,我就撰写过近千篇稿件,加起来共有一两百个版。有时候我虽恨自己没有“力透纸背”的功力,但庆幸的是,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,不哗众取宠、不故弄玄虚,用心写、遂心安。虽然没有“一篇读罢头飞雪”,但也“记得斑斑点点”。它们不仅厚植了我新闻生涯中关注现实、守正创新、为民代言的底色,也标注了我在职业路径上的坚实基础。

虽已至垂暮,但我对于《十堰日报》的情感依旧弥笃,每天睁开眼便像盼着故人般静候着信报箱里那心心念念的报纸,执一份在手,读得安宁、仔细。也许只有经历过世风无数次清洗的眼睛,才能真正读出她的质感和重量,也许这是一个老报人的本能。借欧阳修的诗句,也就这样“至哉天下乐,赋闲在报中”了。

趣若在,心若往;报之缘,情未了。

## 我的良师益友

■ 周宗华

在时光的长河中,有些缘分如璀璨星辰,照亮前行的道路。我与《十堰日报》结缘,便是这样一份珍贵的存在,她如一位良师益友,扶着我一路成长。

时光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,中学毕业后的我光荣参军,投身火热的军营。恰逢军队实行军地两用人才培养工程,也由于我写作的特长,经常给连队办的黑板报供稿,连长、指导员发现我爱学习、爱写作,有心培养我成才,于是就把我推荐到部队里的新闻写作、文学创作培训班学习,后又回到营队的大量稿件被军队和地方新闻单位采用。时值部队举行“我为家乡传佳音”活动,鼓励大家写一些各地战士建功立业、献身国防的光荣事迹,我先后写了几篇郧阳籍战士的报道,全都刊登在《郧阳报》上。时任《郧阳报》社长、主编杨柳又

将其推荐到《十堰报》发表,这就是我与《十堰日报》的初相识。

1988年1月,退伍后,我被安排到乡政府当专职通讯干事,开始了全新的新闻写作、文学创作生涯,《十堰日报》正式走进了我的生活,她如同知识库,为我打开了了解外界的窗口。

刚开始,这份工作于我是一个陌生的领域,就像原来的战役演习突然变成了战场上真刀真枪拼杀,没有真才实学可不行。为了写好报道,我开始认真研读《十堰日报》,熟悉各个专栏,报上的每一个字、每一篇文章,都像像是充满智慧的长者,无声无息地引领着我。从中我了解到十堰的风土人情,那些古老的传说、独特的民俗,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在我脑中呈现。透过报纸,我了解到这座城市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,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。

于是,我开始尝试着向《十堰日报》投稿。谁知这一投竟然就是近四十年。如今我已退休两年多,这个习惯依然保留。我将乡镇的发展、自己在生活、工作中的点滴感悟,以及对社会的思考,化作一行行文字,寄往编辑部。每次到报社送稿时,编辑们总是耐心地提出修改建议,这让我明白了,写作不仅是一种情感的表达,更是一门需要不断雕琢的艺术。当看到自己的稿子刊登在报纸上时,我的心中满是感动与感激。为了提升自己的写作技能,我参加过几次十堰日报社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,每次都受益匪浅。

时光如梭,一转眼就是四十年。在与《十堰日报》相伴的日子里,我在该报及各级主流媒体发表了数千篇文章,获好新闻奖和文学创作优秀奖的作品累计数百篇,我还连续多年被评为《十堰日报》的“优秀通讯员”。我收获的不

仅仅是稿件发表后的喜悦,更是一种成长的力量——从最初发表一片片“韭菜叶”“火柴盒”“豆腐块”大小的稿件,再到一名优秀通讯员,我深感《十堰日报》给我的力量,她教会我如何观察生活、如何在平凡中发现美好,她以丰富的内容和精彩的报道拓宽了我的视野,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,为我提供了广泛而深刻的创作视角。

在那些迷茫的时候,《十堰日报》犹如一盏明灯,给予我勇气和力量。在人生不同的阶段,她犹如一位慈祥的长者,给予我指引和鼓励。她让我坚信,无论前行的道路有多艰难,只要心怀希望、勇往直前,终会迎来光明。

“文章千古事,社稷一戎衣。”展望未来,我期望能够与《十堰日报》继续相伴前行。我相信,在她的影响下,我会在写作的道路上不断进步,在生活的舞台上更有更加精彩的表现。



## 万仞宫墙记

■ 杨子函

昔者子贡有言:“夫子之墙数仞,不得其门而入,不见宗庙之美,百官之富”,而后曲阜有万仞宫墙在焉。去阙里书院之北如二百步,乃见之,迄今五百有余岁矣。筑之以青石,良高三丈,厚半之,上同之,崔嵬高阜,敦庞弘美矣。非若子贡之言,此墙实有门焉。门有五,正南曰“仰圣门”,门额题“万仞宫墙”,为乾隆皇帝御笔,朱字楷书,修短合度,布白协衡,疏密相附,迥润端美者也;北曰“延恩门”;西曰“宗鲁门”;东曰“秉礼门”;东南亦有一,曰“崇信门”。五门皆有瓮城,固护阔落,佑城庇民也。

城墙之南为神道,广十步,衡三百六十五步。有桧柏夹路,其枝离离,其叶郁郁,矗矗有威,奕奕有容,故有仪树之谓。亦经春秋五百载,三见时华之变也。城墙与神道间为台,可一夫之地,朝暮有启闭城之门也。然庙门易进,夫子之道岂无门可入耶?意者非谓也。夫子之道至大,而大道至简也。简之若何?若夫夫子之言欲仁仁至也。无论圣智顽愚,惟有志有教,皆可得其门而入之。所谓“有教无类”也。是入夫子之道耶?非也,入自己之道也。余望城墙而喟焉,谁谓夫子之墙数仞哉?其宗庙百官之美富,昭然示于众人矣,子其见之乎?

(作者简介:杨子函,生于二零零三年,河北邯郸人。山东省曲阜阙里书院文言写作班学生。)

## 十堰赞歌:山河与光阴的史诗

■ 万义早

汉江的晨雾还未散尽  
武当山的峰峦已托起第一缕霞光  
这座被群山捧在手心的城市  
像一卷徐徐展开的工笔长卷  
丹江口水库的碧波是它的底色  
七十二峰悬崖是它的纹饰  
千年宫观的飞檐是它的勾勒  
而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  
则是晕染其间的那抹朱砂

山河入骨:自然的礼赞  
在十堰的褶皱里行走  
总能听见大地的呼吸  
武当金顶在云海里若隐若现  
紫霄宫的铜铃随风送来八百年的清音  
汉江在此放慢脚步  
将千年光阴沉淀成河床上的玉石  
渔舟划过时荡开的涟漪  
惊醒了沉睡的《诗经》:  
“汉之广矣,不可泳思。”

文明胎动:历史的回响  
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静默地讲述白垩纪的往事  
郧县人头骨化石将人类文明史向前推了百万年  
楚长城遗址的残垣上  
战国风云依然在砖缝间呜咽  
上津古镇的青石板路  
还留着茶马古道的马蹄印痕  
在房县黄酒巷深处  
酿了千百年的酒香里  
依稀能听见尹吉甫采撷《诗经》的吟咏:  
“陟彼南山,言采其蕨。”

铁血丹心:工业的脊梁  
1969年的那个春天  
十万建设者用脊梁扛来了中国汽车工业的黎明  
在张湾的山坳里,  
第一台“东风”卡车的轰鸣震醒了沉睡的群山  
如今的十堰  
新能源车的电流取代了内燃机的咆哮  
智能工厂的机械臂画出更精密的弧线  
当年栽下的梧桐已亭亭如盖  
树荫下退休的老工人抚摸着锈迹斑斑的零件  
眼中有星光闪烁

人间烟火:生命的交响  
房县小花菇带着露水的记忆  
竹溪腐乳在陶罐里酝酿乡愁  
郧阳三合汤的香气勾住行人的衣角  
打太极的老者云手翻转  
仿佛要将整个清晨揽入怀中  
高校教室里彻夜不熄的灯光  
照着图纸上正在生长的新能源方程式  
创业园区的咖啡香中  
年轻人用代码编写着未来的神话

生生不息:永恒的奔赴  
当高铁划破晨雾驶向远方  
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憧憬也在钢轨上延伸——  
既珍重守护着青山绿水的乡愁  
又敞怀拥抱着星辰大海的征途  
十堰的故事  
是岩石里开出的花朵  
是钢铁中生长的春天  
是古老与现代的和弦  
在天地间奏响永不停息的交响

## 梦想的阶梯

■ 张家国

从1950年7月1日正式创刊,《十堰日报》整整走过75周年。75年来,她伴随着新中国一路成长,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步伐。自第一份散发着油墨香的《郧阳报》诞生起,在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,我们都能阅读欣赏到时政要闻、乡镇之窗、社会民生、武当汉水、文化视野、专题报道、理论实践等诸多栏目的丰富内容。通过这份报纸,我们把个人与社会、国家融为一体,深切地感受着世界跳动的脉搏。

作为一名农民通讯员,我的心情十分激动。回顾自己在新闻报道工作中迈出的每一步,《十堰日报》给予我莫大的帮助,她瞧得起我们这些从田埂上走出来的乡村“土记者”。

《十堰日报》是我人生路上的指路明灯。1977年我回乡务农,劳动之余,我总爱写写画画。1978年秋,原《郧阳报》的两名记者前来采访我所在的生产队的三秋大忙情况,后来到我家,他们看到我在墙上画的几幅画,鼓励我向报社投稿。此后,我经常跑到大队部借阅

《郧阳报》仔细阅读,渐渐萌发了写生产队好人好事的想法。由于文化底子薄,刚开始的时候,我熬了几个夜晚写的稿件都“石沉大海”。于是我更加刻苦地读书看报,坚信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终于我的一篇“火柴盒”大小的稿件见报了。随后,《郧阳报》编辑部给我寄来一本《怎样写新闻》、几份近期新闻要点资料和一封鼓励信。我如获至宝,将信和资料看了一遍又一遍。通过学习新闻写作知识,我的写作水平不断提高,也更加坚定了当好通讯员的信心,最后我做到了。

1996年春,我被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党委宣传办聘为专职通讯员。那时还没有传真机,更没有电脑,我要像小学生一样先在方格稿纸上手写稿件,再把稿子和照片装进信封投进邮箱。上世纪80年代,邮政部门取消了免费

投递稿件的服务,还对稿件有限重要求,对超重稿件加倍收取邮资。为了不超重,每次稿子写完后,我都把稿子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,遇到阴雨天,就用火炉烘烤,有几次稿纸被烤得满是大大小小的洞。

在夏夜伏案写作时,烦人的蚊子就出来轮番攻击,我只好穿长裤长裤,放一盆冷水在桌下,把脚泡在水里,既可消暑又可防蚊虫叮咬,如此我才可专心写作。在寒冷的冬季,我就趴在被窝里写作,有时睡醒后突然想到什么新点子,就迫使自已起床记录下来。后来,我还报名参加了十堰日报社举办的新闻写作培训班,提高自己的新闻写作水平。我在《十堰日报》的上稿率也逐年上升,高峰时期,每年见报稿件达百条,因此,我被十堰日报社聘为全市唯

一的一名乡镇农民特约记者。

40余年来,我在各级党报、新闻网站、电视台发稿8200余篇,厚厚的30余本党报用稿剪贴本,60余个鲜红的荣誉证书,记录着时代变迁和我个人的成长。连续24年,我被十堰日报社授予“优秀通讯员”“模范特约记者”荣誉称号。作为一名通讯员,我尝到了写作的酸甜苦辣,但我甘受清苦,愿意活到老、学到老、写到老。我今年已63岁了,仍被所在镇宣传办返聘为通讯员,我将继续用我手中的笔歌颂美好、记录时代变迁。

回想《十堰日报》对我的培养,我充满感激,祝愿《十堰日报》越办越好!

